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國民黨重新組織的機會(沛)——寧漢應即誠懇

合作起來(朋)——大連會議(雲)

幾句不必說的話

改兩爲元

國劇運動

殭骸(小說)

犧牲或墮落(詩)

太平洋國交會議記略

餘子

唐有壬

余上沅

胡也頻

杏佛

陳衡哲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6. No. 142, August 27, 1927.

中華郵政特准掛
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六卷第一四二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六年八月廿七日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編輯所

上海法界陶爾斐司路二十四號

印刷所

上海崧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爲限。

本刊移滬出版啟事

本週刊在北京發行以來每星期六日出版幸能繼續至今未曾愆期現已出到第一百三十七期今為編輯上及發行上之便利起見移到上海出版形式與內容均更求完善定閱全年及零售價格仍照舊不加對於現有各定戶第一百三十七期以前各期均歸北京直接郵寄第一百三十八期以後則由上海郵寄惟在此過渡時期因手續上不免有先後故定戶收報不免略有參差尚望原諒為幸嗣後關於定報及廣告事項請向下列發行所接洽關於投稿及其他通訊事項可向下列編輯所接洽

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編輯所 上海法租界陶爾斐司路二十四號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各大

書店

中國國民黨 上海黨務訓練所叢書

工人問題 彭學沛著

上海公共租界收回問題 王世杰著

定價每册大洋一角

太平洋書店發行

太平洋書店出版

革命後之俄羅斯

本書為美國哈佛大學工學博士李待琛與前北京農科大學教授劉寶書二君合編全書四十萬言以介紹新俄羅斯真相為主旨毫無他意攙雜其間誠關心國際情形者不可不讀之書而掌內政理外交之政治當局尤不可不備者也

▲精裝一册定價大洋三元四角

▲平裝二册定價大洋二元八角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及虹口分店

大廉價一個月

中小學教科書

照原售價 一律再打八折

其他本版圖書·雜誌·屏聯堂·輻·碑·帖·文具·玩具·仿古名片
照原售價 一律再打九折

預約特價書·寄售書·原版西書·儀器·照相·器具·運動用品
照原售價 一律再打九五折

陽曆八月二十三日 起至九月二十二日止

注意

- (一) 購小學教科書搭用代價券者另訂優待辦法
- (二) 廉價均以現款購取為限其非現款者不在此例
- (三) 各分館舉行廉價與否由各分館自行酌定

時事短評

國民黨重新組織的機會

國民黨雖然有了幾十年的歷史，獨自擔負中國革命的榮譽，推翻了無數的軍閥，統一了中國三分之二以上的省分，然而直到現在，說來奇怪，始終並不會有強固的完整的純清的組織。有的時候，是完全沒有組織，僅僅靠幾位領袖的號召和一羣見風使舵的黨員的撐持，像改組以前情形；有的時候，雖然有了組織，有了政綱，然而黨的靈魂，黨的動力，却是另外一個黨，另外一個黨在黨裏制定政策派兵遣將，而本身却是七零八落人自爲戰，像改組以後的情形；有的時候，黨內分裂出對峙的派別，這邊說這邊是國民黨，那邊說那邊是國民黨，鬧得黨員離析，黨力分散，像最近寧漢對峙的局面。總而言之，我們可以說：國民黨到現在始終還不會有強固的完整的純清的組織。

然而這樣的國民黨，終竟還能夠推翻無數的軍閥，統一中國三分之二以上的省分，成爲中國獨一無二的有力的政黨，這可見國民黨的主義是代表中國國民最大多數的希望，國民黨的力量是以中國最大多數民衆爲背景；可見國民黨的潛勢力是大過國民黨的表面勢力。這樣組織渙散的國民黨已經能夠得到那樣浩大的民衆

的贊助，已經能夠建樹那樣奇蹟一樣的事業，假若真正能夠把他清理起來，整頓起來，團結起來，那末國民黨的力量一定還要更雄大，國民黨的革命工作一定還要更迅速。

這回寧漢的合作，假若真能成立，將來產生出來的國民黨，才是完整的國民黨，因爲黨外再沒有國民黨；才是純清的國民黨，因爲黨內再沒有別的黨。這樣組織起來的國民黨一定是更堅決，更專一，更有力量。

國民黨新生命的展開，全看這回寧漢合作的結果。要寧漢能夠真正合作，就應當首先注意下列的幾個條件：第一，對於這回辭了職的忠實的助勞卓著的蔣胡吳蔡李等等黨員，應誠懇地切實地挽留，使他們能夠在黨裏繼續他們的貢獻，使黨裏不致失去這一部分重要的力量，使國民黨不致再成爲殘缺不全的黨；第二，大家要打破一切封建思想，要掃除一切引用親戚故舊樹立派別製造個人勢力的惡習，使黨的組織成爲鐵鍊一般，使國民黨不致再成多黨聯合的黨；第三，要把黨內最有權威最有信譽的份子，多留些在黨內辦黨，非萬不得已不兼行政方面的工作，這樣自然使黨能夠超乎政府之上，使黨能夠超乎軍隊之上；黨能指揮政府和軍隊，政府和軍隊不能指揮黨；黨能監督糾彈政府和軍隊，而

不怕政府和軍隊的壓力和違抗。

國民黨從來不會有真正的組織，這回才是重新組織的機

會。(沛)

寧漢應即誠 擊合作起來

寧漢以前的分裂是因爲兩方的觀察不同；他們現在的合併是因爲兩方的經驗一樣。寧漢既然同是三民主義的信徒，而現在的政策又同是反共討奉，那末說了合併，就應趕速合併起來，以便集中革命勢力，向共黨及軍閥進攻。固然，兩個同樣的黨部和政府不是容易可以合併的。好比兩個同樣的學校，學生的合併甚容易，而校長教職員之何去何留少不得要經過幾番的考慮和磋商。但是既因志同道合，利害相同而結合，那末，兩方爲謀達到革命勢力之鞏固起見，應放開一切門戶的見解，和黨統的觀念。固然黨的紀律是不可不遵從，黨的統系不可不分明，黨而缺乏紀律和統系，再也沒有希望；不過這些問題俱可以由第四次全體執監大會持平解決的。現在距第四次大會還有半個多月，在這個多難的時期中，若是爲了正統不正統的成見，甚至於人與人的不睦，而不能積極合作，則軍閥和帝國主義者儘有作祟之餘地，而革命的最後成功，便不免因之而阻滯。別的事還可以等第四次執監大會去總解決，惟有軍事，財政，外交是刻不容緩。所以寧漢兩方的當局應得即日通盤籌劃，一致舉動；假使稍存門戶之見，互不相下，那就完全和寧漢妥協的主旨相違了。總之，兩方的合併是爲集中黨國之實力，決不是爲替幾個人爭地位或保地盤；若是

因鬧意氣之故，任令黨國的敵人從容佈置，或竟長趨直入，那纔是最痛心不過的事。(朋)

大連 會議

本月十五日開幕的大連會議是承繼七月七日閉幕的東京東方會議。在東方會議中，田中閣決定採取「積極」政策對付滿蒙，大連會議是爲去執行那會議的決議案而召集的。自政友會執政以來，日本對華政策日趨惡化，她以前的旁觀態度，一變而爲積極幫助北方軍閥，既於山東出兵，復捧張作霖做大元帥。袁世凱想做皇帝，所以日本就乘虛而入，要求了二十一條。張作霖想戴最高帽子，所以日本又有隙可乘，重行要求在袁世凱時代所沒有取到的滿蒙特權。六月中山梨在張作霖那邊所幹的勾當，就是民國四年日置益威迫利誘袁皇帝的那一套。東方會議所討論的是，怎樣增進日本在滿蒙的地位；大連會議所討論的也是，怎樣增進日本在滿蒙的地位。大連會議的主要人物爲森格外務次官，兒玉關東長官，芳澤駐京公使，及吉田駐奉總領事；參加者有滿鐵，大倉的代表，及張作霖的顧問。單從與會的人物而論，已經可以看得見日本虎視眈眈，儼然以殖民地視我滿蒙之居心。會議的結果，決定了三件事：(一)凡中國在東三省自辦的鐵路不得與日本的利益有衝突。(二)奉票的跌落釀起近年日奉間的爭論，今後奉方應委托日本銀行整理奉票。(三)日本應醴集鉅額資本，設

立一大規模之鐵工廠，包攬東三省應需路軌及工業用鋼鐵材料。這三件事如果實行起來，東三省的經濟命脈就完全落於日本手中。現在大連會議已經閉幕，芳澤已去北京和張作霖交涉。據聞日本人在滿蒙居住及治產問題亦將一律解決，使日本得以躊躇滿意。證以日本將把奉天總領事升格，及張作霖命令奉天省長莫德惠解散奉天外交後援會的消息，愈可見張作霖唯命是聽的形態，和日本的事事勝利。總之軍閥多一天留存，帝國主義也就多一步侵略。此次大連會議實可以說是日本併吞滿蒙的第一幕。假使我們再不於最短期內肅清軍閥，那日本在東北的勢力他日更不易剷除了。（雲）

幾句不必說的話

餘子

從寧漢分裂以迄寧漢復合，雖然只有幾個月的光陰，然而對於政治上，外交上，黨務上的影響，却是深刻而且重大。第一是因武力不能集中，致使殘餘軍閥有收合餘燼的機會，馴至津浦綫上軍事不能順利。第二是民衆的視線不能集中，致使帝國主義者有倖閃藏躲的餘地，甚至以種種挑撥，威脅，誘惑的手段相加。第三是黨員的努力不能集中，多作無謂的犧牲，使黨的力量減少。這三者實是幾個月來顯著的事實，凡是看見這種事實的人，都感着寧漢兩字，若分開來，實是不祥的名詞，而希望其合而爲

一。
現在這種希望總算是達到了，對於寧漢兩個已成過去的名詞，誰也不願意再開痕跡；但是迴想過去痛苦的事實，却又不勝其歎歎憑弔，欲忘未能。不免援「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意思，說幾句不必說的話。

在未合一以前的南京政府和武漢政府，各有其精神，根據，但是同時也各有短所。南京政府的精神是在乎「反共」，它的根據是在乎「監察委員」。雖然當時漢方極力攻擊「反共產」的口號是反革命的口號——是和「反帝國主義」相對照的口號，但是爲保全整個的國民黨起見，爲免使江浙各省陷於兩湖同樣的幼稚和恐怖狀態起見，反共兩字却確有存立的價值。雖然當時漢方極力詆南京政府爲叛逆，爲不合法，但是監察委員在國民黨的地位，到底不是任意加上幾個名詞，就可以推翻的。關於此點，凡是讀過當時監察委員所提出的彈劾文的人們，都能有充分的了解。但是因此而引起分裂，因分裂而引起上述的惡影響，這也不是意料所不及的事情。

武漢政府的精神是在乎「黨紀」，其根據是在乎「執行委員」，這兩點確是它的強點。但是它當時完全以共產黨爲友黨，以與共產黨的聯合戰線爲戰線，從「以黨治國」，「黨外無黨」的原則上說，從國民革命是各階級的聯合戰線，而非各政黨的聯合

戰線上說，都有點此路不通。其結果黨權爲他人所把持，政權也幾乎失其統一，不能不說是漢方的短處。

現在蔣介石氏因鑒於分裂之不利而辭職了，因他的辭職而寧漢又合而爲一了。在蔣氏認自己爲寧漢合一的障礙，故引責辭職，可見他的辭職正以完成其責任，但是爲南京政府的根據的幾位監察委員却沒有辭職的必要，而且有不辭職的必要。因爲南京政府已有幾個月生命，已有多少的事業和機關，對內對外，都已認爲國家主權的行使者，在寧漢尚未實行合一以前，還有多少應做的事，然而幾位委員就此以「一了百了」一句話而避去了，好像的一個政府之大，可以隨便拆掉一般。假使其中真有不可說的理由伏在裏面，那末：我們也自然不必說，也不忍說，若僅爲顧全友誼，急流勇退等消極的理由，那就太沒有責任心了。

同時武漢政府的當局現在也揭發反共，發出種種反共的宣言，說得慷慨激昂，而且自己承認昔日容共的錯誤，其態度的誠懇又在當日南京政府以上。在一般民衆看來真有「來何遲也」的感想。但是他們反共的理由完全是根據南昌革命委員會的設立以及葉挺賀龍率軍背叛等事實，認爲破壞國民黨（參看武漢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七月十六日報告），所以非加以嚴厲的制裁不可。這一點似乎應該加以補充。我們要曉得：國民黨是建築於民衆之上，

四

是以民衆爲黨的基礎，以民衆的利益爲黨的利益，以民衆的仇敵爲黨的仇敵的；假使國民黨離開了民衆，或是違反了民衆的利益，那就不成其爲中山先生的國民黨了。共產黨擾亂兩湖的秩序，破壞兩湖民衆的財產，殘害兩湖民衆的生命，其行爲在早幾個月已經很露骨的了。徒然因他們冒了國民黨的招牌，所以就隱忍不言，或以「幼稚」，「過渡」等名詞掩飾一切，及至他們明目張胆地想破壞國民黨，方纔忍無可忍，而加以最後的打擊。這種態度對於所謂「友黨」誠然是竭忠盡歡，無微不至了，然而對於兩湖民衆又如何呢？在君主專制時代，皇帝老頭兒偶然下一道「罪己詔」，固然就可以使「悍將驕卒爲之感泣」，但是在現代的今日，是否一個承認錯誤的宣言就有如許的效力，兩湖民衆因錯誤而受的犧牲又將誰負其責呢？

以上的話都是不必說的話，却也是有責任者不可忘的話，我以「十分的誠意」希望有責任者不要忘記了昔日的錯誤，以責任心來處理寧漢合作的局面，歸根一句話便是：莫把江浙當兩湖。

改兩爲元

唐有壬

在極複雜，極紊亂的中國貨幣制度裏面，爲貨物價格計算的標準的，可大分爲兩種單位，一是銀兩，一是銀元。若將兩者的勢力比較，從數量上說：現在通用的各種銀元和以銀元爲兌換準

備的鈔票，全國合算起來，至少不下於十二萬萬元；而銀兩除上海常存有數千萬兩的大條銀外，別無大宗現銀，以銀兩爲兌換準備的鈔票也漸次絕跡。從用途上說：現在內地一切稅捐幾乎完全照銀元徵收，只有海關稅是用銀兩徵收；現在內地各商埠的記帳和交易，都用銀元計算，只有上海、漢口、天津的大埠的大宗交易還是用銀兩計算。所以數量則銀元多而銀兩少，用途則銀元廣而銀兩狹，但是兩者並用的結果，社會經濟上常發生下列幾種流弊：

(一) 因爲銀元與銀兩之比價並無一定，一切物價當發生不自然的漲落。

(二) 銀元與銀兩換算時，須要貼水，交易者常受意外的損失。

(三) 商人因爲預防兩者比價之漲落和兩者換算之損失起見，須多一重準備，使資金呆滯。

(四) 因爲兩者各有其用途，有時需要銀元則銀兩跌落，有時需要銀兩則銀元跌落，雖然兩者的總和無甚變動，而金融上時常發生恐慌。

(五) 不正當的金融業者因緣爲利，有助長投機事業的危險。

從貨幣制度統一的必要上說：對於銀元與銀兩之中，兩者必擇其一；再從兩者的勢力上說：採用銀元，而除銀兩實在是事勢上必然的結論。這種論調是極普遍平凡的，也是十幾年來大家持

而不變的，但是爲甚麼不能見諸實行呢？政權不統一——坐而言不能起而行，固然是重大的原因，但是制度的本身上，也有更重大的理由存在。現在全國所用的銀兩共有一百七十多種，名稱成色，各不相同，其中最有力量的要算是海關所用的關平。上海通用的規元，漢口的洋例，京津的行化四種。這四種銀兩實在都是空的，並沒有現貨，但是它們的強處也正在乎此，惟其他是空的，不過作爲記帳的標準，因此可以歷久不變；不似銀元本身對於銀兩的比價——洋釐——時常發生漲落，幾乎一日數變，因此失掉了本位幣的作用和資格。本來中國鑄造銀元始於前清光緒十七年（西歷一八九一年），當時荷蘭所鑄的本洋充斥於廣東市場，因爲收授便利，形式齊一的原故，爲社會所樂用，中國固有的銀錠，漸漸流出海外，改鑄本洋。廣東官吏因此也自行鑄造，重量，成色，都仿效本洋，只有花紋不同。其後各省又仿效廣東，而重量成色却又參差不一，前清末年，本國銀元多至念一種。可見廣東銀元的重量成色，完全是出於仿效，在制度上，理論上並無根據可言；而其餘各省更不過依舊葫蘆，自翻新政罷了。但因銀元種類日多之故，清廷也覺有整理幣制之必要，因此發生銀元論者與銀兩論者之大爭辯，結果是銀元論者戰勝，光緒三十三年（西一九〇七年）三月度支部奏案，定銀元的重量爲庫平七錢二分，成色百分之九十，含純銀六錢四分八釐。宣統二年（西一九

一〇年）度支部又奏定幣制則例，採用銀本位制，並擬向各國借款整理幣制，後因革命而罷。民國三年二月的國幣條例，也是依照舊規，卻將一元銀幣的成色，改為純銀百分之八十九，聽說是因北洋廠所造銀元最多，成色是百分之八十九，改鑄起來，手續太繁，費用太大，所以就以北洋幣爲本位了。現行的袁頭幣就是這種成色。但是條例只管頒布，銀元只管鑄造，充其量也僅僅將鷹洋排斥，並將各種銀元問題的比價劃一，它對於銀兩，却依然和其他商品居於同等地位，它本身的價格，依然靠着銀兩來計算。譬如說洋釐高了，這決不是銀元對於貨物的購買力增高，只不過是銀元對於銀兩的比價增高；反之洋釐低了也是一樣的情形。而且政府既然要將銀元作爲本位幣，就應該竭力避免以鑄幣爲牟利的手段，而使銀元的價值與銀元所含純銀量完全相等，方可求銀元價值的安定。但是事實上却決不如此。試將銀元所含的純銀量算成規元，便可看出其中的關係了。

$$0.72 \times \frac{89}{100} = 0.6408 \text{ 庫平} \dots \text{銀元一圓內所含純銀量}$$

$$\text{庫平 } 1,900 = \text{規元 } 1,096,$$

$$0.6408 \times 1,096 = 0.7046508 \text{ 規元} \dots \text{銀元所含純銀合規元數}$$

照此銀元的純銀量只合規元七錢〇四釐六毫餘，這就是銀元的實在價值，但是洋釐總在七錢二分上下，有時竟達七錢三四分之高，可見其中至少也含有一分以上的虛價——換言之，即鑄幣

的利益在內。政府必待洋釐漲高，有利可圖時，方開始鑄幣，一見洋釐低落，利益微薄，便行停鑄，政府既以鑄造銀元爲牟利的方法，銀元本身的價格自然不安定，又如何能作一切計算的標準呢。所以要求銀元能爲一切計算的標準，應先求銀元本身價格的安定；要求銀元本身價格的安定，應使銀元的價格完全等於所含純銀量，決不容有半點虛價在內，方可合於本位幣的資格。但是欲求達此目的，非使銀元有充分的供給不可，所以最要緊的是建設一個最大的造幣廠於交通便利的地方，而將其他造幣廠一律停辦，拆毀，有了最大的造幣廠，並許人民自由鑄造，那末：需要銀元的人，可以和純銀相等的最低價格得到銀元的供給，而洋釐——銀元實在價值以上的虛價就無由發生；毀了各省的造幣廠，使他們無從鑄造輕質低色的銀元，那末：就可以保持銀元一定的成分，而維持其本位幣的作用。

以銀元的總重量——包含純銀，銅，白鉛及其他雜質的量的總和——庫平七錢二分，來表示銀元的價格，已是極不合理的了；更以和重量不相干，和純銀量也不相干的規元，洋例，行化等銀兩名稱來表示銀元的價格，那更是不合理。要想打破這種觀念，應該將各種銀兩的名稱取消，而代以銀元爲一切計算的標準。虛銀兩制的強處是在乎歷久不變，假使能使銀元真能發揮本位幣的作用，銀兩的強處自然歸銀元所有——至少也不能讓銀兩專有

，所以應於這種理由之外，別尋銀兩存在的理由。從現在銀元與銀兩的數量用途上比較起來，我們不能不認銀兩存在的最大理由實在乎對外貿易的關係。中國的外國正式通商始於前清道光年間，那時外國商人也深知中國銀兩的複雜為不便，對於交納關稅常常發生爭執，因此與中國官吏議定了一定的成色，一切紋銀和洋錢（外國鑄造的銀幣）都照一定的成色折算交納，這就是關平銀的起源，又因關稅是從價計算，更推而至於進出口貨物的價格也以此為估價標準。後來海關的設置愈多，關平銀的用途也愈廣，例如咸豐八年（西一八五八年）的天津英約第二十三款，就載稱「稅課銀兩，由英商交官設銀號，或紋銀或洋錢，按照道光二十三年，在廣東所定各樣成色交納」，這就是關平銀普及於各地的理由了。關平銀既為交納關稅及進出口估價的標準，在海關所在地所通用的一切銀兩——或官用，或商用——都按照各自的成色，對關平銀折，合一定的比價。銀元的出生遠在關平銀之後，也遠在各種銀兩與關平銀生比價關係之後。雖然現在除了銀元之外，沒有可以交易的現銀，海關稅的交納和對外貿易的結算，依然是以銀元為最後的受授品；但是銀元對於關平銀除了幾處海關外，並沒有直接的和一定的比價，只能間接地輾轉折算。雖然現在內地商業和內地稅捐都用銀元計算和交納，但是每年進出口合計在十八萬萬兩以上的對外貿易却仍是用銀兩計算。而且銀元因

本身價格不定，對外匯兌不能發生直接關係的原故，進口商人以銀兩折合外幣和關平而購進的商品，依然以銀兩為躉買的計算標準，以免受銀元和銀兩換算的損失。出口商人所收受的是以外幣換算而來的銀兩，而非銀元，所以他們採購大宗土貨也就以銀兩為之，而謀銀兩和銀元換算的利益。因此大宗貨物的買賣多半是用銀兩結算，而銀兩的勢力就牢不可破了。現在要使銀元代替銀兩，第一是應使銀元本身的價格確定，是不用說的了。第二是應使海關納稅和估值都照銀元計算和徵收。在銀元還未能充分供給以前，關平銀的制度暫時還不必打破，不過要使銀元對於關平銀發生直接的比價。照目下現行徵稅的方法，關平銀一百兩等於規元一百一十四兩，再照洋釐合成銀元；現在可將規元的中間計算標準取消，而照銀元的純銀量和關平銀的純銀量折算。假定某商應繳稅銀關平銀一百兩，照上列兩種方法比較計算如左人

現行計算方法

$$\text{關平銀 } 100 \text{ 兩} = \text{規元 } 114.40 \text{ 兩}$$

$$\text{今日洋釐為 } 0.723 \text{ 兩}$$

$$114.40 \div 0.723 = 158.32 \text{ 兩}$$

$$\text{即關平銀 } 100 \text{ 兩} = \text{銀元 } 158.32 \text{ 兩}$$

改正計算方法

$$\text{關平銀 } 1 \text{ 兩} = \text{合純銀量 } 581.47 \text{ grain}$$

銀元 1 含純銀量 370.24 grain

$580.47 \div 370.24 = 1.5705$

$1.5705 \times 100 = 157.05$

即照平銀 100 = 銀元 157.05 也

兩者比較，前者比後者少一元七角三分，這就是洋釐的虛價所缺去的數目。若照改正方法，海關稅每百兩可多收一元以上，去年海關稅收約為八千萬兩，即可多收八十萬元以上，也不失為覈實國家稅收的一個方法。現在照一關平兩等於一元五角七分〇五毫的比率，將海關稅金和估價一律改為銀元，進出口貨都可照銀元計算價格，免去了幾重換算的繁雜和損失，於公於私都有利益，而對於貨幣制度的統一上，尤有莫大的貢獻。

至於對外匯兌上，也可將銀元的純銀量折合大條銀的盎司，而使外幣和銀元發生直接的匯兌價格，免除以規元等銀兩計算的繁雜和洋釐高下的危險。本文的結論是：

第一，使銀元的價格完全等於所含純銀量的價值，建造大規模的造幣廠，自由鑄造，使銀元的供給充裕，而洋釐自無存在的餘地。

第二，海關的納稅和估價，應使銀元和關平銀直接比較，以兩者所含純銀量為一定比率而徵收銀元，進出口貨的估價既以銀元為標準，那末：其買賣價格也自然非用銀元計算

不可。

第三，對外匯兌完全以銀元內所含的純銀量為換算標準，使銀元和外國貨幣發生直接換算的價格。

國劇運動

余上沅

藝術之所以為藝術，戲劇之所以為戲劇，甚至於人類之所以為人類，都不外乎他們同時具有兩種性格：通性和個性。因為有了同情這個通性，人類才能領悟到互助；因為有了形象這個通性，藝術才能受到無論什麼人的欣賞。可是一個中國人，一個日本人，一個高麗人站在一起，那怕他們如何彼此遷就，明眼人便能一望而知其國籍；非但如此，一個廣東人，一個上海人，一個北京人站在一起，也不難斷定他們的省籍。並不是我們希望有什麼國界省界，實在每個地方各有它差異的歷史背景，風俗習慣，絕對不可強同，也不應該強同。藝術與戲劇正是如此：一幅中國畫，一幅日本畫，一幅法國畫，其間相差幾何！如果我們從來不願意各國的繪畫一律，各家的作品一致。那末，又為什麼希圖中國的戲劇定要和西洋的相同呢？中國人對於戲劇，根本上就要由中國人用中國材料去演給中國人看的中國戲。這樣的戲劇，我們名之曰「國劇」。

彷彿提倡國貨就非得抵制外貨，國劇也許可以惹出極滑稽的

誤解。好事之徒，或者旁徵曲引，上自院本雜劇傳奇，下至崑曲皮黃秦腔，說它是中國的國粹，我們應該如何去保存，如何去整理，舉凡犯有舶來品之嫌疑的，一概予以擯斥，不如此不足以言國劇。這樣主張，未免是知其一不知其二。院本在元代，雜劇在元代，傳奇在明清，或者可以說它是國劇；崑曲皮黃秦腔我們勉強一點，在某一時期，也或者可以說它是國劇。可是，近年以來，中外的交通是多麼便利，生活的變遷是多麼劇烈；要在戲劇藝術上表現，我們那能不另走一條新路！藝術雖不是為人生的，人生却正是為藝術的。有了現代這樣的人生，運會一到，自然要迸出一朵從來沒有開放過的藝術鮮花。我們的希望，我們的熱忱，無非是求運會快到，藝術的鮮花快開罷了。這樣的希望，這樣的熱忱，我們名之曰「運動。」

但是，據我們經驗所得，單靠希望和熱忱是終歸失敗的；去作「國劇運動」，尤其不免失敗。試看近年來中國的戲劇運動（却不說國劇運動），我們便不難測知它失敗的理由了。

新文化運動期的黎明，伊卜生給旗鼓喧闐的介紹到中國來了。固然，西洋戲劇的復興，最得力處仍是伊卜生的介紹；可是在中國又迷入了歧途。我們祇見他在小處下手，却不見他在大處着眼。中國戲劇界，和西洋當初一樣，依然兜了一個畫在表面上的圈子。政治問題，家庭問題，職業問題，烟酒問題，各種問題，

做了戲劇的目標；演說家，雄辯家，傳教師，一個個跳上台去，讀他們的詞章，講他們的道德。藝術人生，因果倒置。他們不知道探討人心的深邃，表現生活的原力，卻要利用藝術去糾正人心，改善生活。結果是生活愈變愈複雜，戲劇愈變愈繁瑣；問題不在了，戲劇也隨之而不存在。通性既失，這些戲劇便不成其為藝術（本來它就不是藝術）。從好處方面說，即令有些作品也能媲美伊卜生，這種運動，仍然是「伊卜生運動」，決不是「國劇運動」。我們所希望的是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中的辛額，決不是和辛額混先合後分的馬丁。目的錯誤，這是近年來中國戲劇運動之失敗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不明方法。舊劇何嘗不可以保存，何嘗不應該整理，凡是古物都可保存，都該整理，都該和鐘鼎籍冊一律看待。可是在方法上面便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的了，這要有人竭平生之力去下死工夫的。至於新劇，一般人還不曾完全脫去「文明戲」的習氣，劇本是劇本（有劇本已經是進步），演員是演員，布景是布景，服裝是服裝，光影是光影，既不明各個部分的應用方法，更不明整個有機體的融會貫通。彼此齟齬，互相爭鬥，台上的空氣鬆懈，台下的空氣破裂。外國已有的成績，又不肯去（其實是不能去）詳細的參考。這樣的蒼蠅碰天窗，戲劇那有出頭的希望！

最後的一個理由，雖然不是最小的一個理由，就是除了人才缺乏之外，我們更缺乏經濟的幫助。戲劇和其他的藝術不同，不單是因為它獨具的困難為最大，也因為它比其他的藝術更會花錢。一座舞台，要在設備上稍為整齊點就夠人躊躇的了。國家的經濟，個人的經濟，近年來是如何的枯窘，那裏去找這一筆「閒錢！」——我們既沒有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墊款商人，又沒有白讓一座都柏林亞貝劇院的黃麗曼女士，更沒有傾囊相助百折不回的巴黎自由劇院創辦人安多恩。

所以，不明白上述的三個理由，不解決上述的三種困難，要建設中國的國劇，依然是再四失敗，永遠不會成功。認清目的，研究方法，鞏固經濟；這三件是國劇運動的第一步。至於將來得到的成績有幾分之幾是藝術，那要靠繼續的第二步努力了。

一幅圖畫，無論它是什麼寫實派或自然派，如果沒有純粹圖案去做它的脊椎，它決不能站立起來自稱藝術。戲劇雖和人生太接近，太密切，但是它價值的高低，仍然不得不以它的抽象成分之強弱為標準。這就是就通性方面說。就個性方面說，除這一點之外，它還得有它的獨具之特點。這種特點並不難求得，譬如辛類在亞倫羣島上生活不久，便創出了如此偉大的愛爾蘭國劇。情性最大的是內地民衆或島民，最可愛的也是他們。他們的渾樸，他們的天真，他們的性情習慣，他們的品味信仰，他們不會受過同

化的一切，在在都足以表現一國一域的特點。況且，研究成人，先研究動物及兒童是極妙的手法門。要取撫藝術的材料——人生，向荒島出發，向內地出發，決不是一條錯路，雖然不是唯一的路。我們要用這些中國材料寫出中國戲來去給中國人看；而且，這些中國戲，又須和舊劇一樣，包涵着相當的純粹藝術成分。這個目的，祇能說是假定的；並非是我們乖覺，也許將來我們不得不見風使舵。

西洋各種文藝學術的發達，最得力處是他們的科學方法。譬如繪畫或音樂，看看它們的歷史，便不能不佩服技術之貢獻的偉大。加之批評家督責之嚴，更促成了這些的成功。單就編劇一項說，像亞里士多德，雷興，蒲戎納蒂哀，弗雷塔格，沙西，他們給過多少暗示，指出過多少迷津。近來戈登克雷，來因哈特等，又做過多少試驗，發表過多少理論。這些東西，我們採取過來，利用它們來使中國國劇豐富，祇要明白權變，總是有益無損的。比較參詳，早晚我們也理出幾條方法來。有了基本的方法，融會貫通，神明變化，將來不愁沒有簇新的作品出來。

不過在這條試驗的程途上，我們不能赤手空拳的去進行。經濟的幫助是決不可少的。史坦尼士拉夫斯基和但真珂作了一個竟夕之談，莫斯科藝術劇院雖然成功，但是，沒有市民頗借墊款，這個成功依然是寫在紙上的。我們那裏會有「海鷗」，「櫻桃園

「貧民窟」，這些好戲，那裏會有克尼白，莫克斯芬這些好演員？更那裏有影響現代舞台藝術的莫斯科藝術劇院？愛爾蘭的亞貝劇院也是一樣。夏芝，葛理各雷，辛額等的努力，完成他們的最後勝利的，還是靠黃麗曼女士不取租金的那座劇院。也許，在中國，經濟上的幫助一樣的不難，祇等史坦尼士，夏芝，辛格出世。可是，舞台和作家是互為因果的，倒不必彼此客氣，爭後恐前。

叫我不得不慚愧的，就是劇院史上還有一個安多思。安多思當年不過是煤氣公司的小書記，收入極其低微。但是他的熱心啊！一座陋巷中的小屋，是他和他朋友們的劇院；與觀衆通信的函件，無方付郵，安多思澈夜不眠，走遍了巴黎去送信。同着他一樣吃苦的演員，都是愛戲如命，不慕虛榮，不圖一些利益的人。他們的編劇家也不過是像初期的亨利貝克一樣的無名小卒。然而不到幾年，自由劇院便做了小劇院運動的領袖；流風所及，歐美各國都為之披靡。這種精神不是我們所應當師法的麼？

也不單為我們自己沒有出息，國劇運動的成功之遙遙無期，除了目的不清，方法不良，經濟不足之外，還有許多很複雜的原因。北京不是巴黎，中國總是中國，況且戲劇又不影響國計民生。大家都要國劇停頓着，國劇怎能不停頓？少數愛好戲劇的人做幾篇文章，也就愈顯得國劇運動之寂寞罷了。

小說

僵骸

胡也頻

(一)

孟素先生是一個醫學博士。他是專門研究解剖學的；從其中，他曾發現了一般學者所忽略的一個秘密，並且極力地加以說明，精密地分析，……獨創了一個新的學理。『為沉寂的醫學界放一個異彩！』凡是研究醫學的人都這樣的欣賞他。因此，他的聲名，便如春雷一般的響動起來，許多有名的學校和醫院都竭誠盡意的來禮聘他，有的還祇敢希望他應諾那職務上的名譽，便很感激地覺到榮耀了。於是，他為自己的志願和習慣，以及另外的一種友誼，便負責的去承受那C D醫院的解剖科主任了。

『從我起，「解剖學」將改用我的名字——「孟素」——去替代！』他雄心地這樣勉勵着。

有時，當他想着他所有的值得寶貴的工作，雖說他不曾忘形地讚揚他自己，但對於那天稟的超人的腦力，却也覺得很驕傲，便快樂地笑了，在得意裡面還勇敢堅毅的說：

『我要把解剖學造成了像明亮亮的水晶，讓後生的人一見就

知道，無須再來懷疑和研究！」

的確，他對於解剖學的貢獻是可驚的！許多和他同時的學者都自慚地佩服他，讚嘆他，甚至於有一個研究解剖學的朋友不能忍耐地當面頌揚他：

「孟素！我倒要解剖你的頭腦，看看裏面裝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像這一類的讚詞，常流進他耳裏的時候，他的嘴旁便微哂，這微哂是很冷靜的，同時他又把原有的尊嚴去表示那卓然自得意和驕傲。

此外，同樣的使許多人歎服的，那便是他的像數學方程式一般的生活定則了。他不但對於自己的工作，睡眠，休息，散步，以及沉思和玄想，都毫不錯誤的規定在一張紙上；便是盥洗，穿衣，吸煙，……等等所耗的時間也是極其經濟和準確的。所以，凡是和他相熟的人，無論和他距離是怎樣的遠，也都容易而且不錯地設想他在某時是做著某件的事。

「我知道，你吸完了這枝香煙，你要去做什麼事了」。有一天一個朋友對他說。

「要做什麼事呢？」他問。

「到你的工作室去……不對麼？」

他不禁地笑了起來。

「對的！」

於是那香煙的帶頭兒從他的唇上丟到痰盂裏，發出「吱」的一聲，他便把眼光送別他的朋友，走進他那間私有的解剖室去。

解剖室的沉寂正像他的尊嚴。三盞電燈從牆上放出冷光，照着白色木架上的許多藥水瓶，發光的大小小的解剖刀，以及種種化驗器；此外，除了他孤悄的影子在稍稍地微動，那一切的東西都安靜得像睡一般，或說是近於一個深不可測的幽幽默默的夢境了。

他換好一身專為工作才用的白衣，按了電鈴，把他冷靜的眼光向周圍無意思的看了一忽，接着那四個一般高低，強壯，和一般眼色的差役抬進來一架帆布軟床，大家不言語，像學生交卷一般的把床裏面的用白布蓋着的一個屍體，很習慣的輕輕地放到解剖架上，便走了。於是孟素先生便開始他的工作。

「在這個，我要得一種新發現！」他對着無抵抗的，像大理石一般沒有知覺的試驗品。強烈的意志又使他作了這希望。

他動手了。

慢慢地把白色罩單掀開去，那躺在解剖架上的人體，便全部分赤裸裸地顯露出來。

「怎麼」，他笑的驚疑了。「這樣年輕的女子？院長不是說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解剖刀就停止在他的手上。

他的眼睛於是流動了，不自覺的注視到那肥小的脚，圓細的腰間，豐滿的胸部，以及那窩窩地合着的嘴唇，……在平常解剖女性身體時所不會覺到的種種，都在他的眼前活躍起來。

「這樣美！」生來沒有過的感覺，很有力的就襲進他的冷靜的頭腦去，「這樣一個美人！這樣的……」眼睛就凝望在那細細的黑色的頭髮。

這時，他想到假使他施行起手術，那末，這鋒利的刀，就要把這個又年輕又美的女子給破壞了，就要手腕，胸部，……身體的全部份都得分裂，變成了片段，或者竟失散了，零落在土坑裏。……

他的心就忐忑起來。

「安靜點」，他想，「這是研究……」然而這種的鎮制不生效力，並且反增加他的惶惑，不忍，使他聯想到別的種種慘事去。

他苦悶地叫道：

「不，我不能破壞這個！我，我作這種的破壞，我有什麼權力？」同時，他又想到這世界上許多樣兒不同的殘忍，橫暴，奇虐，悲慘的事了，於是在他的眼裏，便顯現出無數敗墓，無數骷體，無數屬於毀害的工具和模型。……

「我也是這樣工具和模型之一！」他的臉色憂鬱着，迷亂的

想，「爲什麼做這樣怕人的事？把許多人體給破壞了，來滿足我的慾望，我有這樣的權力麼？……」解剖刀從他的手裏落到堅硬發光的地板上而去，發出鏘的一聲。

「我沒有權力……」這聲音又低又顫慄。

於是他的眼光發怔的呆望到靜靜地躺着的少女，似乎要把他所激盪在心中的情緒，和所作的罪惡，去告訴她，求她饒恕，求她慈悲，求她哀憫，……這時，他已損失他原有的那種尊嚴和驕傲了，完全是一個痛苦難言的懺悔的可憐人，像孤伶無依的小孩子那樣的。

然而那少女却依樣寂寂地躺在解剖架上，沒有作何種的動作，去表示她的任何意思，她祇像大理石彫像一般的毫無忌憚地顯露着她那赤裸裸的美。

他的心又強烈地忐忑起來。

「你是一個使我明瞭什麼是罪惡的神！」他想。接着，他不能忍耐了，把手叉在胸前，顫顫地說，「並且，你，你使我認識了生命，和宇宙間什麼是最可寶貴的，以及一個人應當爲什麼生活，生活是怎樣的意義……」他的臉色愈陰鬱了。這時，電燈的光忽然強烈起來，照到那絕了生氣的少女身上，却映出一種感人的，柔潤和豐澤的光。

「這樣美……」

他狂亂了。

他的膝頭便不容自主的軟了下去，跪在解剖架旁邊，輕輕地拿開那少女的手，用力的握着，很神聖地用嘴唇去吻，從指尖至於肩上。

他的臉上浮現出一種異樣的微笑。

「我現在才是值得驕傲！」他低聲地像夢囈一般的自講。「沒有人像我這樣的幸福！我現在……」他把頸項垂到她的腿上去，發燒的臉頰接觸着冰冷的皮膚，心裏起了一陣生平不曾經過的節奏。

「你沒有知覺，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呢？我愛你！」他的手腕伸進去摸在她的腰間，另一隻手去撫摩她的頭髮。

「我愛你！……」他近於瘋狂地幸福的想着，不久那電燈的光弱下去，由黯澹而泯滅了，窗子外面便漸漸地現出灰白色。

(未完)

詩

犧牲或墮落

杏佛

在革命的急流中，
那裏有徘徊的餘地。

不能逆流的向前猛進，
便是無條件的向後崩潰。

我也知寶貴青春，

青春早鼓翼乘人飛去。

我也知愛惜健康，

三十五年的浪費畢竟消磨未死。

戀愛，似經秋的敗葉，

有時也因風自起，

翱翔於天際雲間，

然而不久終於無根下墜。

富貴功名，

所爲何事？

惟爲創造犧牲的邱墓，

中間有無窮的樂趣。

人們，你苦黑暗麼？

請你以身作燭。

用自己膏血換來的，
方是真正光明之福。

同志們，我疲了！

但是不敢後退。

與畏縮落伍的行尸作伴，

還情願和被創的戰士在血泊中僵睡。

十六年八月廿二夜不寐作。

太平洋國交會議記略

陳衡哲

性質及起源 太平洋國交會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本是沿太平洋海岸各國的青年會所發起的一個會議

。他的目的是想靠了各國代表對於太平洋國際間各種問題的討論彼此能將誤解驅除，以求得到一個解決此等問題的共同方法。後來因為種種的關係，有許多當事的人，不願以宗教來限制本會的性質，所以就漸漸的把他的範圍放大了。但西方人對於宗教的觀念，是與東方人不同的，他們的所謂放寬範圍，改變性質，至多亦不過容忍非基督教分子的參加罷了，至于對於意見的徵求，及言論與行動的重視，至少在東方各國中，當然仍以基督教徒為限。

今年的會議 此會的第一次會議，是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地點與今年會議的場所一樣；是在檀香山的都城，火奴魯魯(Honolulu)。今年算是第二次會議，會期自七月十五至七月廿九，凡有兩個星期。

中國的代表 中國的代表，由上海前去的，有青年會的余日章，陳立庭二君，商界劉鴻聲君，及牛惠生醫生夫婦，共五人。由奉天前去的，有王正庭的弟婦，王慶奉獻夫人一人。由北京前去的，有燕京大學文科主任洪煨蓮，師大教授鮑明鈞二君，和我自己，共三人。

途中 六月廿六日，由北方去的代表，都同時到了神戶，大家便上了塔虎脫總統輪船，與由上海來的幾位代表會齊。廿八日，船由橫濱開行，自此，便乘長風，破萬里浪，海天寥闊，離國日遠了。

同船赴會的人，除了中國的九位代表之外，尚有日本代表十二位，其中只有鶴見祐輔君，在京會會過，其餘的都是新識。高麗有代表三位。美國的克伯屈教授(Professor Kipatrick)夫婦，和英國教士郝巨更(Hodgkin)夫婦，也都由日本上船，一同赴會。長途閑寂，得與這許多位代表同行，也是一件幸事。

到檀香山 七月八號早，船到檀香山，即有故人葛麗英(Elizabeth Green)女士上船來接。中國領事曹君，及華僑數人

，也各把鮮花加在我們的頸項上，這是本地的一種很美麗的風俗。我們照例由醫生驗病，關吏驗護照之後，大家便乘汽車到預定的代表宿舍，叫做 Castle Hall 的去。

會前的一星期 自七月八號至十五號的一個星期，名為清閑，在實際上，却仍是忙得不亦樂乎。一則我們對於會議的各種問題不能不作一點的預備。二則主人情重，或請觀看風景，或招待會見當地人士，這樣的茶會，差不多每天都有，直到開會以後，仍是繼續未輟。即此二事，已很夠我們的忙碌了，何況又有當地華僑的不時宴請呢？

華僑 檀島的華僑大抵是很富足的，據說此地的傭工，只能在日本人中找覓，華人是沒有肯做這件事的。即此一端，也可以想見本地華僑的經濟狀況了。此次我們到來，備承他們的優待，亦足以想見華僑不忘祖國的忠忱。我們自國中來的代表，原只有九人，後來却又在華僑中選請了四位——李紹昌，林國芳，黃福民，及郝伯陽四君——而上海青年會的顧子仁君，又適由美國回國，便也加入了代表團中，所以中國的代表，算共有十四人。

各國代表的截止 我們到檀後數天，英美各國的代表，也陸續來到。今將各國代表的數目及系屬，列表如下。

美國	四十四人
菲列濱	三人
	美國系 不調協

英國	十四人
加拿大	十五人
紐錫蘭	五人
澳洲	五人
日本	十八人
高麗	三人
中國	十四人
	日本系 不調協
	中國系

以上合計共一百二十一人加上檀島代表十五人，共一百三十三人，檀島雖是美國的一部份，然以當地主人的資格，亦另有一個十五人的代表團。但我不會把他列入本表之中，因為此會若開在他處，這個代表團當然便不會存在了。英國雖非太平洋的一國，然以屬地的關係，也就被請在內。

從上面的表看來，有幾點應該注意。其一，是英美兩國的占優勢。代表的國家名為九個，實則不過四個大國罷了。而英國因與加拿大等國的關係，却占到了九國中的四國。美國在實際上，雖不能得到菲列濱代表的協助，然以會場主人的資格，派出的代表特多。不但如此，在英國的代表中，有許多是政界的領袖：如威德爵士 (Sir Frederick Whyte) 及奇迪士 (Lionel Curtis) 等，都是在印度或是南非洲的政治方面，有過建樹的。美國代表的中心點，則大抵是白髮蒼然的老教授，如上面所說的克教授，

以及哥倫比亞的教授夏得威(Shotwell)孟祿；孟何立女子大學校長吳立女士(Woolley)；斯坦福大學校長威而巴(Wilbur)等。這一班人在名望與資格上，都有鎮壓會場的氣概。因此，在質量與數量兩方面，英美兩國可說是都占到了優勝的地位。其二，是高麗與菲律賓在此會中的地位。高麗的唯一夢想，是獨立；菲律賓的獨立，雖已由夢想到了實現的時期，然總還不曾完全脫離美國的羈絆。因此，高菲兩個代表團對於日美兩國的態度，當然是不調協了。并且照着本會今年重訂的新章，這兩個代表團的獨立資格已經取消，這不禁使我感想到貓與老鼠的關係，貓雖能暫時容忍老鼠的存在，但豈能容忍他的猖獗與獨立？其三，是俄國及西美洲各國參加此會的問題。這幾國都是太平洋的國家，而俄國在太平洋國交上，尤當占一個重要的位置。所以今年頗有人主張下次邀請俄國及南美洲各國參加的，但此尚是一個未決的問題。據我個人看來，則本會至少應當先邀請俄國代表的加入。

會程的改變 照預定的計算，今年會場的重要題目，凡有四種：一是文化與教育問題，二是種族與移民問題，三是實業問題，四是政治問題。而四者之中，尤以文化與教育為最注重，所以我國與日本代表的派選，都是以此為憑準的。不料英美兩國的代表團，在太平洋的東岸會齊上船之後，便選在船上把預定的會程完全改變了。他們決定把中國的國際政治問題，作為全會的注

意中心，其次則注重移民問題。我們須知道，在中國的國際政治問題上，英國與中國是立在相對的地位的；而在移民問題上，日本與美國又是立于相對的地位的。英美兩國的代表團既把會程更改之後，便盡心竭力的去作討論與辯駁的預備，可憐中日兩國的代表團，而以為本年的注意點，乃在教育與文化方面，方日夜勤動的預備他們的論文與演說哩。據說美國代表團在更改會程時，不先徵求中日同意的緣故，為的是怕日本知道怎樣預備去對付他們。此說若然可信，那麼，英國對於中國的恐懼，不也正是一樣麼？無論如何，在中國代表團中的政治學專家，却只有一位魏巍師大的教授鮑明鈞博士。會議之時，凡是一切專門問題，都唯鮑博士一人是咨是詢，在博士自己固所謂「孤始願不及此」，而英國代表，也可「掀髯微笑，說『支那真無人也。』」

會場的精神及會議的事件 但上面所說的，都是一些後台的話。在表面上，則各國代表團都能有甚好精神的表示；并且我深信在他們的中間，至少有一部份的人，是真心誠意願為太平洋的和平努力的。他們對於各種問題的討論，都能傾誠相向。這個彼此願意了解的精神，可以說是本年會議場中的特采。

會議的最初三天，是在中國的國際問題。第一天討論的，是關稅自主；第二天是治外法權；第三天是租界的收回，尤其是上海租界的收回。這三天最大的成績，據我看來，是在明瞭彼此的

意見，和了解彼此的爲難。我們覺得，在原理方面，各國的代表團與中國的代表團所主張的，實沒有多大的差異，因爲他們對於中國的種種自主權的收回，可說是完全贊同。我們與他們意見不甚一致的地方，不過是在手段與步驟罷了。固然，這個會議完全是一件人民的事業，在實際的政治上，不能發生任何效力；但各國的代表團中，既有許多位是在野的領袖——政界及思想界——那麼，他們的意見，在未來的國際關係上，又豈會不發生絕大的影響呢？

次于中國國際問題的重要題目，則爲移民問題。這本是目下日本與美國國際的一個大問題，但日本的外交手腕也正不弱。有一個日本代表對衆說道：『日本在人種方面，是屬於東方的，但在文化方面，却是屬於西方的』。又一個代表在又一處說道：『移民問題並不是解決日本經濟問題的唯一方法，更重要的，乃是原料問題與商場問題』。讀者試想，這個原料與商場問題的中心，是在那裏呢？這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訴美國人說，你們若能幫助我們去解決那原料與商場的問題，我們對於那個移民問題，便可以放棄了嗎？這是何等利害的外交手腕？

此外會場所討論的，尚有傳教國際教育，工業制度，太平洋

中的保護國，太平洋的外交等等問題。最後一日所討論的，則爲本會的自身問題。

餘話。本篇既不是此會的正式報告，所以我以爲有記載價值的，也就止于此了。但尚有兩三句餘話要說說。

餘話一，太平洋和平的前途。近年來太平洋國際間的種種會議（The Pan-Pacific Food Conservation Conference）以及前年在檀香島舉行的太平洋糧食會議（The Pan-Pacific Food Conservation Conference）去冬在日本舉行的太平洋科學會議（The Pan-Pacific Science Conference），以及前年和此次的太平洋國交會議，都是這箇大運動中的幾個表徵。此等會議的性質，雖各各不同，但其中卻有一個貫注的精神，那便是太平洋和平的謀求。原來各國的智識界近來曾深刻的悟到歐洲歷史上的罪惡，以爲太平洋的歷史尙不會爲戰爭所污，所以亟應未雨綢繆，謀求一個爲太平洋保存和平的方法，——謀求爲世界的歷史，保存些乾淨的一頁。他們又深信，謀求太平洋和平的唯一道路，是在驅除各國間的誤解，是在明瞭各國人民的意見；所以此類以人民爲主體的太平洋會議，實是達到這個目的的一個大工具。據我個人觀察的結果，這個方法是很不錯的。只要當事者能把眼界放寬，此等會議的前途，實在未

可限量。即以此次的會議而論，雖不無種種可評之點，然大體的精神，總算是很好的。各國的代表中，具有高尚的理想，超遠的眼光，以及努力于世界和平運動之人，也正不少。所以我曾對同人說過，我們中國的問題與困難，若不能得到此會的了解與同情，恐怕我們將永遠得不到任何人的了解與同情了。這個彼此相求了解與同情的誠意，以及一部份的實現，實是這個會議的一個大貢獻。

餘話二，西方人士對於中國的新態度，從前西方各國對於中國的內情，是不甚願意知道的。即有一二人士，來把中國作爲講演及寫作的材料，也不過純粹出于好奇之心罷了。但近年來西方各國的人士——尤以美國人爲最——對於中國的態度，卻已由神秘的，或是憎惡的，而入于科學的了。他們要求知道中國過去的歷史與文化，他們願意明白中國現在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種種狀況，他們願意知道中國近來的問題與困難。這個以科學的眼光，和公平的態度，來求知我國的熱忱，又豈容我們的漠視？我們豈不應該快快起來和他們合作，俾他們所得到關於中國的智識，能正確平允，俾他們所讀的中國書籍，所講的中國教師，都有水平線以上的程度與資格？凡此種種，都是我們中國的智識界所當特別注意的。西人有句俗語說「打鐵要趁火熱時」，現

在西方人士求知我國的願望，可說是已到了火熱的時候了，我們打算怎樣去對付他們呢？這是我個人在會議場中，刻刻不能去懷的一個大疑問。

餘話三，太平洋各國景況的比較。下面的一個表，是我從各國代表的言論態度中，所得到的一個感想。

美國	富庶快樂
菲列濱	獨立問題 美人說尙未成年，菲人說已經成年。
英國	富庶快樂
加拿大	富庶快樂
紐錫蘭	富庶快樂
澳洲	富庶快樂
日本	富庶快樂 除去移民問題
高麗	不敢說話
中國	窮極，苦極，弱極。但魄力、智力卻不弱，前途也非無望。

餘話四，太平洋的樂園，檀香山名爲太平洋的樂園 (The Paradise of the Pacific) 這是很不錯的。不說別的，單就海邊的水色而論他常是五采斑斕，一日千變說來人就不肯信。天氣亦是終年如一，極冷的時候，不過須穿夾衣罷了。故火奴魯魯城的建築，都有極寬大的迴廊，綠蘿盤繞，紅花繽紛，遠遠看來，

玲瓏縹緲，極幽閑清麗之致。我們到檀的那一天，正值風雨飄搖，但就是風雨也是十分柔媚的，沒有一點剛氣。我曾作過一首短詩，讚美這個樂園，現在就用他來結束這一篇記事罷。

風微微，

雨霏霏，

是海國迷人天氣。

更兼瑤艸奇花，

漫山徧地，

玲瓏樓閣，

雲中湧起。

這情景，

若非夢中見，

定應是畫裏。

十六年八月，補作于上海旅次。

國聞週報 第四卷 第卅一期 出版要目

- 第二國際之主要分子..... 孫井梯著 谷冰
 - 世界的法西斯蒂主義(續)..... 冷觀節譯 者
 - 第八屆遠東運動會全國預選記(續)..... 陳大悲
 - 要不要中國影片?..... 心
 - 水濱之夢..... 冷
- △定價全年五元半年二元六角 每册一角五分·郵費在外·
△地址總發行部天津旭街二七號 分銷處各省各埠大書坊

上海永安公司

選辦日用品物

輸出中華土產

為中國規模最大之商店

永安人壽保險公司

永安紡織公司

永安水火保險公司

維新棉織廠

銀業儲蓄部

大東旅社酒樓

天韻樓遊藝場

木器製造廠

地址 上海南京路中浙江路口

鴻章紡織染廠

(批發所) (中)七九〇三號
 (紡紗部) 電話 (西)二八三四號
 (染織部) (西)九八五號
 電報掛號中國一七四四號

總廠在上海麥根路五十三號
 總批發所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精紡各支勻潔紗線
 督織各種絲光布疋

農商註冊之純粹國貨工廠

本廠創業十載延聘技師督紡絲光紗線監織各種布疋凡(花呢)(嗶嘰)(席法)(直貢)(斜紋)等質地精良

駕乎舶來諸貨並精究漂染整理顏色鮮艷花樣新奇蒙

農商部註冊及稅務處核准免稅各處賽會迭獲獎章如蒙愛

國同志熱心提倡無任歡迎茲將出品及商標披露如下

- | | |
|------------|------------|
| (寶彝)……粗細棉紗 | (鴻)……條子漂布 |
| (福壽)……粗細棉紗 | (鴻)……精緻細布 |
| (寶彝)……絲光各線 | (雙)……漂白斜紋 |
| (鴻慶)……各色線呢 | (三)……漂白斜紋 |
| (雙鳳)……各色嗶嘰 | (三)……各色斜紋 |
| (鴻慶)……各色花呢 | (卅五福)……絨布 |
| (三羊)……各色線呢 | (卅雙鳳)……絨布 |
| (雙鳳)……各色直貢 | (卅雙馬球)……絨布 |
| (三羊)……各色直貢 | (卅快馬)……絨布 |

清華學報

第四卷第一期目錄
 民國一六年六月

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

跋後漢書集解

尹文和尹文子

史記決疑

五口通商以前我國國際貿易之概況

化學情形與植物的關係

一九二〇年美國大學之統計研究

介紹與批評

蔣廷黻朱彬元錢崇澍趙學海麻倫(C. B. Malon)譚唐(G. D. Danton)等

價目：每册三角五分定閱全年二册六角郵費在內

發售：北京清華學校學報社各大埠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各

大書坊第一卷第一期現已售罄特併聲明

王國維

楊樹達

唐鉞

李奎耀

侯厚培

錢崇澍

朱君毅

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國外匯兌部 各種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匯 購買各種票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路三十四號 電話中央七一二一
 漢口行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三〇一

杭州行 杭州保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七八三號

電話北二六〇〇號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上海交通銀行廣告

本行創設於前清光緒二十四年股本總額二千萬元專辦存款放款匯款貼現及國外滙兌等業務並奉政府特許代理國庫發行鈔票北京及各省各商埠均有分行或通滙機關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總理 梁士詒

協理 盧學溥

上海分行

經理 胡祖同 孟嘉

副理 黃啓燠 筱彤
袁鍾秀 崧藩
吳興基 君肇

行址 三馬路外灘十四號

電話 經理室 中央 三千〇五十五
營業室 三千〇五十二

電報掛號 〇〇三〇(通)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二十一年收足股本二千萬元公積金一百四十八萬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五九號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 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〇一三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和豐銀行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資本 總額叻銀二千萬元先募八百萬元收足四百萬元股東尚負責任四百萬元

公積金 叻銀二百萬元 (叻銀每元約合國幣一元二角)

總行 新加坡

分行 香港及南洋重要商埠八處

業務 各種銀行業務

行址 九江路九號

電話 (中央) 經理室 〇三三 匯兌部 〇三六 營業部 〇三五

銀行爲代個人及法團

記賬之機關

金錢出入須以賬冊記載庶有查考故富有之家每聘請賬席以理資產之收支若個人及法團則存款於銀行最爲便利既省一己記賬之煩而存入支出之期雖歷時久遠亦仍有所查考蓋銀行之收付有**解銀簿支票簿**或收賬與付賬憑證爲據且逐日由銀行分戶記載每月終由銀行抄送結單藉以了然且月收付之總數而支出用途且可記載於**支票**之存根不必另立賬冊又省却不少寶貴之光陰故銀行對於個人及法團可負記賬之責任俾得經濟時間爲一般人所公認也敝行**活期存款**用支票按照銀行辦法辦理**往來存款**用莊摺按照錢莊辦法辦理**儲蓄存款**用儲蓄簿滿洋一元即可存款生息印有各種存款章程如蒙函索當即寄奉

上海寧波路九號 電話中八〇五〇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啓

中國銀行廣告

資公營
積金業

總額六千萬元已收一千九百七十六萬零二百元

六百三十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元六角三分

專辦存款放款貼現國內外匯兌買賣生金銀等業務並經特許代理金庫發行鈔票經理公債及鹽稅關稅

總行
分支行

北京

北京 長春 吉林 哈爾濱 天津 營口 大連 上海 南京 蘇州
鎮江 揚州 清江浦 無錫 常州 常熟 杭州 寧波 紹興 嘉興
湖州 蕪湖 安慶 蚌埠 天津 保定 石家莊 歸綏 張家口 濟南
青島 烟台 太原 大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洪江 開封
鄭州 駐馬店 西安 蘭州 寧夏 重慶 成都 南昌 九江 吉安
貴陽 香港 廣州 汕頭 瓊州 廈門 福州

其餘支行辦事處收稅處各省共五十九處

金城銀行

總分行辦事處地點

天津 北京 上海 漢口 鄭州 張家口

通匯地點

國內外各都會商埠均有代理機關

股本

總額 壹千萬元

收足 陸百伍拾萬元

公積共計 壹百伍拾伍萬元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兼收各種儲蓄存款